

[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研究]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公共艺术介入方式

李迅

天津美术学院,天津 300011

摘要: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乡村建设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乡村文明亟待复兴。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掀起了中华大地又一次乡建热潮。公共艺术作为常见的公共空间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乡村振兴队伍中,力图唤醒和激活乡村文化,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进乡村综合实力提升,为村民带来幸福感。然而,受地域特点、历史文脉、民族文化、民俗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的限制,同质化、表面化和随之带来的许多潜在问题,已经成为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矛盾,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从国内外乡村公共艺术创作案例入手,针对乡建公共艺术的特征,乡建公共艺术的介入原因、介入方式和内容、价值意义等进行深度分析,系统地总结公共艺术介入乡建遇到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期通过公共艺术介入,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更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唤醒村民的文明意识和乡村的文化自觉,让“美丽乡村”真正落地。

关键词:美丽乡村;公共艺术;艺术介入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3)02-0045-06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3.02.007

Public Art Intervention in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LI Xun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011, China

Abstract: In 2013,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beautiful countryside"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rural civilization urgently needs to be reviv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s in full swing, setting off another upsurge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As a common form of art expression in public space, public art integrates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a more active attitude, trying to awaken and activate rural culture, build a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omot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rural strength, and bring happiness to villagers. However, subject to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context, national culture, folk tradi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omogeneity, superficiality and many potential problems have become obstacles to the process of public art interv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ose unavoidable contradictions make it difficult to form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is work start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ural public art creation cases,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nstruction public art, the reasons for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methods, content, and value significan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public art, and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public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construction. Targeted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o inject stronger cultural vitalit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rough public art intervention, awaken civilization awareness of villagers and cultur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untryside, and make "beautiful countryside" truly come true.

Key words: beautiful countryside; public art; art intervention

收稿日期:2022-11-13

作者简介:李迅(1969—)男,硕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艺术、雕塑。

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乡村”的概念,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深入实践、深入人心。“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体现在规划布局、生态环境、文化保护等多方面内涵。在这一背景下,对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需求日渐增长。一方面,公共艺术自身发展逐步突破原有限制,将乡村纳入创作范畴,以其公共性、灵活性、多样性,拓展乡村建设的思路和途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可以产生非常直观的视觉提升效果,在深挖乡村文化价值的同时,转化为新型生产力,带来直接效益,曾被忽略的村落文化基因被重新挖掘,村落的文化凝聚力得以重塑,优质的公共艺术具有推动乡村地域文化品牌构建的作用。

本文旨在研究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的建设方式。首先分析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因及必要性和价值意义;其次研究国内外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经典案例和建设经验,从空间环境、文化环境、公众体验、艺术审美等角度对建设现状和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以期提供经验和启示;最后探讨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具体策略。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考察和设计实践等方法,运用公共艺术设计理论、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综合学科知识,分析和探究公共艺术与“美丽乡村”建设间的关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案,促进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必要性

乡村发展和建设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一五”之前,我国建设的重心基本放在城市发展上,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较大成绩。然而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也给乡村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乡村人口大量流失,“空心村”的出现,乡村传统文化停滞甚至衰落。虽然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使大部分乡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居住条件也明显改观,但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依旧十分薄弱,相关设施也严重不足,更谈不上公共艺术介入。近些年,党和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乡村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各级政府加大美丽乡村建设投入,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没有使大部分的乡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得以改观。例如,有些乡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只是停留在表面和低层次上,重建轻规划,忽略了“内在美”;“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建设十分严重,并没有做到“四美”,也没有体现出一村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景。因此,目前除少数城市周边的乡村、少许前卫的村落、旅游区的沿线村落或高档的民宿酒店附近外,大部分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依旧缺乏,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几乎为零。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美丽乡村”等政策逐步向纵深处推进,国家更加重视乡村建设发展,不仅重视乡村“硬件”层面的重建改造,也倡导加快乡村“软件”层面的文化建设。

鉴于此,有专家学者提出以艺术为切入点介入乡村建设似乎是最好的路径,因为艺术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它能够传承发扬乡村优秀文化,提升乡村活力,改善村民的生活观念和生活品质。公共艺术最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象和民族文化的进步。因此,“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公共艺术凭借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功能价值介入乡村建设,以恢复、重塑新的“美丽乡村”,实现乡土文化的复兴^[1]。

(一) 公共艺术走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起因

1. 国家政策的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进行深化改革和转型。2005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具体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会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其中的“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便是指对乡村环境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

有了国家的战略推动,全国急需发展的乡村都开始制定相关行动计划,将艺术引进乡村,努力打造美丽乡村环境,宣扬文明乡风,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

2. 乡村环境建设的迫切需求

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平衡,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从整体上看,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城市的推力,也需要乡村的助力。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仍处于落后状态,经济水平低、环境质量差、文化落后、村民素质不高,乡村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迫切需要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就是重塑乡村环境,而公共艺术对

美化乡村环境、宣扬乡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并最终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使之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2]。

3. 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公共艺术走进乡村公共空间不仅是乡村环境的需求,而且是村民的精神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乡村居民也需要一场乡村文化复兴来恢复、重建乡村活力,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要求,而公共艺术可作为继承和创新传统优秀乡村文化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推手,对村民的情感教化起到正向作用^[3]。

(二) 公共艺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特征与意义

1. 公共性艺术特征

公共艺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具有公共性特征。公共艺术创作更多地关注社会和生活,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诉求。公共艺术可通过环境改造提升、新兴的建筑项目、古建筑的利用和修复、公共设施的改造等介入乡村环境,如根据乡村文化特色和在地环境设计的具有休憩和观光功能的建筑项目、基于乡村古建的乡村风俗文化博物馆改造,以及公共空间中的装置艺术和壁画艺术等。公共艺术空间的构筑兼具艺术性与功能性,完善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更丰富了乡村的景观文化内涵。

2. 景观性和社会性特征

公共艺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具有景观性的艺术特征,乡村建设中的建筑改造、公共区域的景观营造、公共设施的建造等,对乡村环境的景观构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公共艺术还具有教化性的艺术特征,公共艺术不仅能够装饰和美化乡村环境,还能起到教化村民的作用,如壁画的创作,通过喜闻乐见的内容、富有在地艺术特点的语言来传达某种思想观念和精神内涵,以唤起村民们心灵上的沟通和情感上的共鸣,并且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提升村民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进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4]。

二、乡村公共艺术创作的现状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取得一定成绩,这与我国当代艺术发展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必然性。一方面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乡村振兴,从2010年起,中央连续颁发和出台了一系列乡村振兴文件和政策,重视乡村旅游、产业、文化、生态等方面开发,乡

村如何实现全面振兴也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思考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两山理论”的发展,以及方李莉、翁剑青、温铁军、贺雪峰等学者从多方面为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5]。目前,国内外已有诸多的乡村公共艺术创作案例,有的为乡村建设发挥了极大作用,有的则效果不佳,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可以横向比较国内外乡村公共艺术创作案例,了解他们的异同之处和各自的特色,纵向分析每个乡村公共艺术创作的具体情况,探讨目前乡村公共艺术发展近况和遇到的问题,再据此寻求答案,为乡村公共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1. 日本越后妻有和濑户内海的:乡土再造

日本越后妻有和濑户内海两个地区的国际艺术活动,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方面较有影响力,且极具代表性。策展人北川富朗从2000年的大地艺术祭开始,历经20年的乡村建设和发展,目前越后妻有已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地。北川富朗希望通过举办艺术节,为村民们创造美好的回忆体验,唤起他们内心的自豪感。他以国际大地艺术祭为契机,邀请世界各国艺术家来越后妻有里山地区进行艺术实践,主要通过乡村在地性的公共艺术创作方式介入乡村,以浅山区域为活动背景,鼓励艺术家走进乡村,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合作,让村民亲历并参与艺术创作,建立身份认同,激活当地文化和乡村价值,从而提升乡村内在活力和外部影响力,推动本地经济和文化发展。

虽然濑户内海和越后妻有一个属于海洋地区,一个属于浅山地区,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两个地区的乡村随着高龄化、人口外流、交通不便而逐渐失去乡村活力。2010年,北川富朗和福武总一郎团队根据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实践经验,在濑户内海举办了第一届濑户内海国际艺术祭,他们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根据濑户内海在地环境进行艺术创作、建筑设计,同时结合当地传统文化习俗、祭祀仪式,组织当地艺术祭,重塑当地文化和乡村建筑,潜移默化了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生活与行为,因而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活动,吸引世界各地游客,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乡村建设^[6]。

2. 马盖特:英国滨海小镇的文艺复兴

英国肯特郡北海边的马盖特小镇,是一处有着美丽自然风光和宁静海滩的古老渔村,曾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处海滨度假胜地。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廉价航空迅速发展起来,使更多英国人选择前往更加气候宜人的地中海度假。此前,曾经是大多数英

国民众梦寐以求的夏季度假目的地(国内海滨)因此受到冷落,英国传统滨海旅游业遭受致命打击,许多滨海小镇遭遇就业机会锐减、本地年轻人口外流、老龄化严重等问题。当地人的大量流失和经济弱势群体迁入,当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矛盾尖锐,这样不但不能为振兴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使这些小镇陷入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马盖特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重振小镇,由肯特郡政府、英国国家艺术基金等多个机构在2001年共同出资发起的“特纳当代计划”正式启动。英国著名画家威廉·透纳曾在此生活和作画,与马盖特关系渊长。受此影响,大卫·奇普菲尔德在此地建立一座永久性美术馆建筑,吸引艺术家们来此创作和举办展览,发展公共教育和旅游,并为当地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美术馆历经近十年终于建成,与画家的故居毗邻而建。建筑外观是极简的抽象主义风格并且足够坚固,可以抵挡海风的侵蚀,通透的玻璃外壳将沉重的建筑结构予以中和,内部设计朴素安宁,自然光使空间更通透亲切,展厅各空间都可以欣赏海滩美景。透纳当代美术馆的建立,是马盖特的一场“文艺复兴”。美术馆吸引了众多游客,为小镇带来了客流和经济收入,如今时髦的咖啡厅、画廊、餐厅遍布原本萧条的古镇街巷。老旧的建筑再次感受到人们的喜爱,小镇环境得到改善,重新焕发了活力。截至2019年,透纳当代美术馆已经举办了60余场展览,包括透纳本人和达芬奇在内的50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吸引来了350万游客,为当地带来7000多万英镑收益,就业人数从5477人增加到7950人,数以千计的当地居民、学生参与了美术馆公共教育项目。当地的店铺零售业对美术馆依赖性非常强烈,而当地的学校受此影响,也弥漫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学生们公开地谈论艺术,在业余时间里搞创作,艺术介入让整个小镇变得充满活力且欣欣向荣。

3. 山西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2007年,艺术家渠岩一走进山西和顺县许村,就被当地的明清古建筑和传统村落格局迷住,仿佛找到了自己失落已久的故乡和精神家园。面对这个日渐衰落,只剩老人、儿童、妇女独守的许村的各种困境,渠岩感到焦虑和困惑,在对许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调研后,渠岩希望通过艺术介入乡村来促进许村乡村价值和文化发展。2008年,渠岩在和顺县政协主席范乃文、当地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下,在许村开启艺术修复乡村和艺术推动村落复兴的实践探索。2010年成立了“许村国际艺术公社”,2011年许村举办了蜚声海内外的“许村国际艺术节”,希望通过艺术节引起

社会关注并吸引游客,增加村民收入,逐渐复兴乡村文明。许村国际艺术节每两年举办一次,通过举办当代艺术讲座、艺术家作品展、古村落游览、村手工艺集市、艺术培训等活动,落成许村当代美术馆。从2011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虽然每届艺术节主题都不一样,但都厚植于许村自身的乡村价值和文化脉络,及其与世界建立的关系。

许村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开启了我国当代艺术乡建的先河,艺术家渠岩及团队以尊重许村文化和乡村价值为前提,修复古建筑和公共空间,美化村落环境、丰富精神家园,强调村民的参与性、积极性和互动性,妥善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表明艺术家的乡村实践,应置身于当地乡村社会的文脉和语境,身体力行促进乡村社会的复苏与重建。许村通过艺术节、乡村旅游、文创产业、美术写生基地、民宿等方式促进乡村经济增长,促进了人才回流和人口回归,尤其是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后,村民的积极性、参与性和互动性被艺术家们调动起来,村民们对本村文化和传统价值持肯定的态度,对自己也充满信心。同时艺术家通过介入乡村实践,从关注乡村现实问题出发,挖掘文明资源、厘清文化脉络,寻找真正符合自身文化逻辑和发展传承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之路。

4. 陕西关中忙罢艺术节

2018年,西安美术学院武小川教授、张亚谦博士等人,成立了“关中艺术合作社”,在关中地区发起了系列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2018年6月,在西安鄂邑区蔡家坡村创办了第一届“关中忙罢艺术节”。忙罢艺术节试图使艺术与乡村相结合,通过“关中忙罢会”的现场艺术创作和村民互动,将乡村传统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乡村秩序、文化价值与当代艺术、新科技和现代文明相融合,以合作共赢为根本,构筑城市与乡村、艺术与乡村相互成就的有机关系。这次活动共分为关中忙罢艺术节表演、麦田大地艺术展、合作艺术展、粮食计划4个版块,其中麦田大地艺术展以终南山为背景,以关中地域性、乡村性、生态性为依托,激活观众传统节庆。艺术家与村民一起合作利用当地材料将麦田变为艺术空间,将整个村庄变成合作艺术、社会艺术、大地艺术的空间载体,使艺术现场与麦地融为一体,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乡村与艺术交融互动,实现艺术促进乡村经济、文化和产业发展,激发村民参与性和主动性,激活乡村内在价值和文化遗产。2019年创办了第二届关中忙罢艺术节,“终南山下·享·关中忙罢艺术节”为此次艺术节的核心,突出在地性、生态性和实用性原则,努力营建“艺术+自然+乡

村”三者相融的文化IP。本届艺术节设立了合作艺术项目、麦田艺术展、关中粮作项目、终南戏剧节4个板块,尤其是由蔡家坡村村民自发组织与自演的“蔡家坡文艺之夜”庆典晚会,让村民们在欢快、热闹的艺术晚会中潜移默化地把关中儒家“关学”所倡导的乡约、乡礼等文化礼俗、乡规乡约牢记心中,实现乡村生活、乡村情感等并置同构,更让村民对自身文化感到自豪和自信。本次艺术节的意义在于,聚焦农业生态核心,依托终南山自然景观,将艺术节的丰富内容予以介入,赓续了历史文脉,探索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振兴关中模式。

5. 四川美术学院贵州羊蹬艺术合作社

贵州桐梓县羊蹬镇与全国其他90%的乡村相似,没有资源、毫无特色、平庸而平凡,如果一定要说有区别就是由于这里地理偏僻,山区生态环境较好,人们幸福地过着草根生活。2012年四川美术学院焦兴涛与一群年轻艺术家来到羊蹬镇,成立了羊蹬艺术合作社,其初衷是让艺术家与当地村民共同开展综合性艺术项目与实践,以进入、观察与直面的态度去记录和践行,在中国社会最平常的民间区域触摸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与现实。羊蹬艺术合作社的艺术家们提出了“五个不是”的原则,即不是体验生活、不是文化公益和艺术慈善、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建设、不是采风,也不是当代艺术下乡。这就明确地说明焦兴涛等这群艺术家来到羊蹬是以艺术的方式与当地村民一起合作,共同使羊蹬的日常生活更具艺术性、丰富性和多元性,把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艺术家与村民共同参与适合当地村民的艺术项目和活动,使羊蹬的村民日常生活更加快乐^[7]。

羊蹬艺术合作社的艺术家们,尝试将艺术还原为“形式化的生活”,并重新映射到具体的乡村社会空间中,强调艺术协商之下的各取所需,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中,重新构建艺术和生活的连续性。焦兴涛与四川美术学院师生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非常注重当地的日常生活,不轻易地改变村民的思想和表达,也不轻易地对艺术乡建的目的和意义做宏大叙事,他们就像羊蹬的远方亲人,默默地以“他者”角度关注和帮助羊蹬,因为羊蹬永远还是属于村民自己的羊蹬,村民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焦兴涛与艺术家们只是与当地村民协作一些乡村木工计划、冯豆花美术馆、小春堂文化馆、羊蹬十二景等艺术合作项目和实验,让这个所谓没有历史文化沿革的小镇百姓开始试着讲述自己的故事。对今天的艺术,羊蹬艺术合作社为当代艺术乡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范式,并起到警示作

用,那些打着以艺术之名试图快速激活乡村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艺术乡建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激活村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不能陷入“乡建在动,村民不动”的局面,只有调动了乡村和村民的内生发展,乡村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所以,艺术乡建是一场持久、缓慢地修复乡村自身价值和激活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

以上列举的国内外不同形式的艺术乡建项目都是成功的案例,但同样有失败和留有遗憾的案例。以碧山计划为例,安徽碧山“碧山计划”是2011年由艺术家欧宁与左靖于安徽黟县碧山村发起的,以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希望以文化建设复兴当地的民俗民艺,重构当地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碧山计划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艺术家下乡,创建一个共生的乌托邦艺术计划,探索乡村文明重建的可能性,探求一体多能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然而计划最终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之所以失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它是艺术家精英们倡导的一场乡村乌托邦实验,绅士化倾向明显。欧宁在建设之初的理想是,试图动员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乡村进行乡村实验,创造一个异国他乡的乌托邦。这无形就把艺术家与当地村民隔离开了,没有协调好“他”与“我”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与当地政府、村民的利益,导致第二届碧山丰年祭活动停止。其次,村民参与性不强,主体性没有突出。碧山计划与当地村民的联系很少,大多数村民都处于观望状态,不知道这些艺术家要干什么,村民希望碧山能够进行旅游开发,促进碧山经济发展,而欧宁希望碧山不要变成一个被资本吸收的乡村,欧宁自身的趣味,可能阻碍了他更本质地和村民交流,这无疑把当地村民边缘化了,有违艺术乡建的初衷,也没能较好地激活当地经济发展。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最终目标还是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兴旺,最好是能留得住人,能够拓展一些文化产业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促进当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8]。碧山计划给当代艺术乡建敲了一个警钟,政府、艺术家、村民之间的理念和矛盾应该如何协调,这种自下而上的艺术乡建应该如何与当地政府、村民的利益达成一致,也是今后艺术乡建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唯有如此,才能为我国艺术乡建寻找到新的出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宗旨不仅在于景观的审美构建,还在于发现、重估与修复乡村的价值,重建人、自然、祖先与现代人的关联,重塑乡村精神文化内涵,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公共艺术这样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式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更符合人民的期盼。

三、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方式

在当代艺术自身发展和国内外艺术文化环境提升的情况下,我国当代艺术逐渐转向乡村,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实践和探索。

我国的艺术乡建经过十余年的自我生长,目前已成功地探索出三种较为可行的模式,即艺术家主导的艺术项目模式、地方政府与艺术家合作的大型艺术节模式、艺术院校实践项目模式。虽然这些模式还存在各种的问题,但是当代艺术与乡村建设的融合发展已深入人心,尤其是获得了当地村民的支持和肯定^[9]。当然,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它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对乡村进行微更新。

多年以来,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话语越来越丰富,介入的角度和方式也越来越多样,艺术活动精彩纷呈。通过这些案例的比较和剖析,我们除了肯定成绩、收获经验,还需对发现或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实践和改进。

1. 公共艺术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介入策略不具有普适性

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发展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年轻人口大量流失、留守老人的生活问题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在我国,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差别明显,生态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所以乡村发展整体情况呈多样化态势。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具体策略,需要乡村具有一定的建设基础和较高的群众接纳度及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只有两者双向奔赴、供需条件吻合才可能形成好的介入效果。因此,千村千策,而不是模式化的介入,这是推进艺术乡建时特别要注意的。

2. 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周期性和长效性难以保障

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如何被广泛接纳,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和效果,会受到时间、空间及资金等问题的制约。而且社会对艺术乡建成果的评价,存在着趋于功利的倾向,比如,乡村环境是否明显改善,在短期内是否能够创造经济效益,直接成为主要评判因素和标准。当地政府对艺术乡建项目的认可程度和资金投入,通常低于新农村建设项目。再加上艺术活动本身的自我复制造成审美疲劳等因素,都会影响艺术乡建效果的长效性。因此,切实增强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周期性和长效性也是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3. 艺术家主观意识的强势表达可能对乡村原生文化产生冲击

公共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必然会对所在地域的乡村文化构建产生影响。首先,艺术家和活动策划人作为主导者,通常有着很强的自我表达意愿,大多是乡村本土文化的外来者。而乡村原生文化传承者是相对处于被表达地位的村民。其次,很多艺术家对“介入”程度的把控失衡,或者强行把个人观念向村民输出,造成村民的冷漠,甚至逆反,或把自己预设为本土文化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艺术家作为主导者怎样摆正“我者”与“他者”的关系、适度介入,尊重和鼓励当地村民自觉参与文化传承,对艺术乡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0]。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以何种公共艺术方式介入乡村建设,都应该更加尊重乡村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让乡村人能够产生内生动力自觉地建设好自己理想中的家园,这样才能让乡村变得更加美丽。用城市的理念和艺术家的乡愁,强行改变乡村将是一条不归之路。

参考文献

- [1] 孙振华. 公共艺术的乡村实践[J]. 公共艺术, 2019(2): 32-39.
- [2] 渠岩. 乡村危机, 艺术何为[J]. 美术观察, 2019(1): 5-8.
- [3] 路艳红. 新类型公共艺术对乡村文化的立体式介入模式研究[J]. 建筑与文化, 2019(3): 48-49.
- [4] 赵斌, 俞梅芳. 江浙地区艺术介入乡村振兴路径选择与对策研究[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1.
- [5] 方李莉主编; 安丽哲, 汪欣副.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 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录之三[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2.
- [6] 董占军. 艺术设计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与路径[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101-108.
- [7] 江永亭, 李真. 例外之外——羊磴艺术合作社以艺术介入乡村路径探究[J]. 美与时代(城市版), 2022(3): 86-88.
- [8] 陈杨. 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之公共性问题研究——以深圳凤凰古村为例[D]. 深圳: 深圳大学, 2017.
- [9] 孙振华. 公共艺术的理念与方法[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2.
- [10] 李迅, 张鹏媛, 孙奎利. 浅析以公共艺术的形式介入乡村建设[J]. 北方美术(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2019(11): 106-108.